



圖一 雍正 磁胎畫琺瑯白梅花紅地茶鍾 口徑10.2公分 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

雍正皇帝的琺瑯彩瓷器

廖寶秀

雍正皇帝一生勤政勞碌，予人印象似乎並無閒情品茗賞茶，其實不然，查閱清宮檔案，雍正皇帝不僅時常賞賜功臣各地名茶，且令宜興製作御用茶器、花器、文房用器等，並將宮中使用的宜興茶壺依式作樣，送到景德鎮御窯廠燒製白瓷茶壺，再運回宮中燒成琺瑯彩瓷。此外，檔案中還頻見雍正皇帝指正各式茶具、茶器的細微之處，顯然雍正皇帝是相當好茶與識茶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二百餘件雍正朝畫琺瑯瓷器中，茶器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以茶碗、茶鍾佔絕大多數，儘管琺瑯彩瓷或多為宮中賞翫收藏之器，但仍可理解皇帝對茶器的重視。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畫琺瑯茶器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畫琺瑯彩瓷的製作，是中國陶瓷史上創新之作，也是清代宮廷的重要藝術成就。根據檔案記載，皇帝不僅親自

參與了琺瑯彩瓷的設計，還積極主導整套作業系統，包括從製作人才的徵求到琺瑯彩料的煉製、瓷器造型的設計、題詩、繪畫、施釉、上彩、燒製等完成過程。

精美絕倫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畫琺瑯瓷器，潔白細膩的白瓷胎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精挑細選後運至紫禁城，再由工匠依據皇帝核准的畫樣，以琺瑯彩料施繪，在宮中造辦處

「琺瑯作」作坊內復經小窯爐一或二次烘焙燒製而成。

琺瑯彩瓷製作精美，品管嚴格，數量不多，大多僅製作一對或數對，且花樣紋飾多不重複，即使雍正皇帝偏好的紅地白梅花宮碗、茶鍾（圖一）、酒鍾、三吋、四吋碟或六吋盤等雖製作數對，但每對花紋皆不相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整批清盛世

最重要的畫琺瑯瓷器，這批盛清三朝的琺瑯彩瓷在乾隆朝受到特別重視，清高宗在乾隆二年為這批器物特闢「乾清宮琺瑯器」專項，嚴格控管，陸續配匣保存，並在匣上刻字填色，載明年代、品名，整批收藏保管于乾清宮端凝殿內。隨著故宮文物播遷來臺，因此國立故宮博物院才得以完整保存了這批重要的畫琺瑯瓷器。

院藏端凝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琺瑯彩瓷，共有三百六十九件，其中康熙朝十六件、雍正朝一百九十一件、乾隆朝一百六十二件，加上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十九件、以及少數收藏於其他宮殿如養心殿、茶庫、永壽宮、避暑山莊等處作品，共四百六十六件左右。其中三朝茶器約佔四分之一，共約一百二十件，內又以茶碗佔大多數，何以如此？這應與皇帝喜愛品茶有關，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理由，即與琺瑯彩瓷在宮中小窯爐二次烘焙的燒製有關。如果從院藏這四百餘件磁胎畫琺瑯或宜興胎畫琺瑯作一統計，即可發現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即畫琺瑯彩器形制不多，除乾隆

朝有較多瓶制以外，一般造型簡單，尺寸不大，圓器類口徑不大於十八公分，琢器類的高度則不高於二十公分。此一規制與清代磁胎洋彩器或其他釉彩官窯瓷器迥然不同，筆者推測主因或是大件器皿不適用於宮中小窯爐或小火爐等「明爐」二次烘焙，「明爐」屬小窯爐，僅供小件器皿，大件則需用三尺高「暗爐」（註一），規格較大，或不適合設置於宮中造辦處。

院藏康熙朝琺瑯彩茶器，磁胎以外還有宜興胎畫琺瑯十九件，其中一件小提梁壺，筆者認為其或作陳設、文房用器使用。這十八件宜興胎畫琺瑯茶器，有蓋碗十二件，茶碗二件，茶壺四件。康熙磁胎畫琺瑯（註二）在三朝中收藏數量最少，端凝殿舊藏僅有十六件，加上其他宮殿所藏則約有四十餘件，其中茶碗十八件左右，多數為奶茶碗（圖二、三），這類寬口淺身的奶茶碗式樣被雍正（圖四）、乾隆（圖五、六）二朝所沿襲。

雍正朝磁胎畫琺瑯茶器，茶碗二十四件、茶鍾十四件，茶壺四件加上養心殿一件共有五件，數量達四十





圖六 乾隆 鈞製銀裏奶茶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乾隆 扎古扎雅木碗（奶茶碗） 口徑20.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康熙 磁胎畫琺瑯牡丹花紅地茶碗 口徑1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康熙 磁胎畫琺瑯黃菊花白地茶碗 口徑1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康熙 磁胎畫琺瑯五色西番花黃地大碗一對 口徑15.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畫琺瑯，成對紋樣，兩兩相同。



圖四 雍正 磁胎畫琺瑯西番花紅地茶碗一對 口徑11.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早期沿襲康熙畫琺瑯制度，成對紋樣，兩兩相同。

功，在雍正六年以前，琺瑯彩瓷的製作大多沿襲康熙朝模式，無論造型、裝飾、款識幾乎相同。例如成對紋飾兩兩相同（圖四、七、八）（註三）；款識也沿用宋體楷書「康熙御製」為「雍正御製」規制。然而雍正六年八月以後，在怡親王的監督下，研發出九種西洋琺瑯顏料中原無色彩，其後又新增、新煉九色，加上原有色料共三十六色。因此雍正七年以後，磁胎畫琺瑯的畫風及款識風格起了很大的變化，無論琺瑯彩料或燒造技術都有所突破與創新。典型的雍正朝琺瑯彩瓷出現於雍正七、八年以後，由少漸多，九年以後則更多製作。

典型雍正朝畫琺瑯彩瓷的特色是：成對紋飾，題材相同，然而畫樣並不統一，胎質瑩潔如玉，繪畫精妙，集詩、書、畫、印於一器，具備傳統宮廷繪畫藝術特徵，其端麗典雅風格至今仍為彩瓷之冠。這些風格特徵，可由院藏雍正朝琺瑯彩瓷的各類器皿如：大碗（圖九）、宮碗（圖十）、茶碗、茶鍾、茶壺、大小酒鍾（圖十一、十二）、六吋盤（圖

雍正朝磁胎畫琺瑯茶器

畫琺瑯彩瓷於康熙晚期燒製成

多件，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在雍正朝琺瑯彩瓷器上亦佔重要比例。乾隆朝所製作磁胎畫琺瑯茶器則居三朝之冠，有四十四件，除茶壺二件外，其餘皆為茶碗與茶鍾。

三朝琺瑯彩瓷器類別簡單，僅見茶壺、茶碗及茶鍾，其中茶碗及茶鍾佔大宗。基本上茶碗與茶鍾從外型上並無大區別，多為撇口、圈足造型，不同處僅在於口徑大小之差而已，茶碗口徑為十二公分左右，茶鍾則略小約為十公分，雍正朝《養心殿各做成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上習慣統稱茶碗、茶鍾為「茶圓」，因此將二者俗稱為「大號茶圓」、「小號茶圓」，有時不作區別。另外琺瑯彩瓷中亦見康、雍兩朝燒製的寬口、淺身、闊足的奶茶碗（圖二~四），乾隆朝雖未見製作，但有其他瓷、金、銀、玉、木（圖五）、瑪瑙、檳榔、匏製（圖六）等材料製作的奶茶碗。



圖十四 雍正 磁胎畫琺瑯花卉(黃地)茶鍾一件 口徑1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面上繪有牡丹及壽石，牡丹象徵富貴，壽石代表長壽，寓有「富貴長壽」之意。



圖十三 雍正 磁胎畫琺瑯花卉黃地六吋盤 口徑17.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盤內繪紅、藍野菊以及螽斯，即如詩句所題「翠蕊開長夏，佳音報好秋」的吉祥寓意。



圖八 雍正 磁胎畫琺瑯五色西番花紅地茶碗一對 口徑11.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早期承襲康熙作風，成對紋飾，兩兩相同。



圖十 雍正 磁胎畫琺瑯青綠山水白地宮碗 口徑15.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碗壁上繪青山綠水、田疇水車耕作的農夫、搖槳漁夫、以及山齋內的士人，似寓太平盛世，江山永固之意。

圖九 雍正 磁胎畫琺瑯壽山福海白地大碗 口徑16.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碗壁上繪有高山流水、滿結桃實的桃樹以及蝙蝠等，都是長壽、萬福的象徵，故寓意「壽山福海」。



圖十二 雍正十二年 磁胎畫琺瑯樹八哥白地鍾一對 口徑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酒鍾上畫紅葉八哥，正是雍正十二年成作的「八哥酒圓一對」。



圖十一 雍正十年 磁胎畫琺瑯酒鍾 口徑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壁所繪黃菊花是雍正皇帝喜愛的題材之一，可與雍正十年命作的「綠地黃菊花酒圓」對應。

十三)、五吋碟、四吋碟、三吋碟等器類上觀賞其美。(註四)

院藏雍正琺瑯彩茶器中有五件奶茶碗(圖四)、七件茶碗(三對及一單件)仍沿襲著康熙風格；一般茶碗則有六對、茶鍾六對及二單件、茶壺五件。這些茶器中少部分是雍正早期或轉變期的茶碗，所謂早期即承續康熙朝規制(圖七)的作品，如磁胎畫琺瑯五色西番花紅地茶碗一對(圖八)(註五)；轉變期則屬雍正六、七年或略早作品，從康熙朝的制式裝飾脫穎而出，成為雍正朝獨有特徵的前期試驗品，這些作品對研究雍正朝磁胎畫琺瑯彌足珍貴。院藏三件茶碗(圖十四、十五)正是典型轉變期作品，其特徵是花卉紋飾已脫離康熙朝制式色地圖案化風格，傾向自然寫實，有宮廷花鳥繪畫雛形，款識亦從「雍正御製」楷體，改為「雍正年製」料款仿宋楷體。(圖十六)(註六)惟仍處於試驗階段，所以款識規制尚未定型，例如圖十四磁胎畫琺瑯花卉(黃地)茶鍾，與圖十五夫榮妻貴白地茶碗的款識，皆屬此一時期作



圖十七 雍正 磁胎畫琺瑯萬壽長春白地茶碗一對 口徑12.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碗壁上繪有萬壽菊、月季花、壽石等及蜜蜂等，月季花又名長春花，故為「萬壽長春」的吉祥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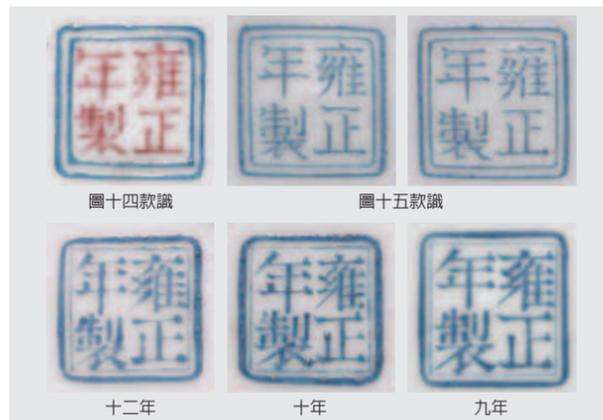
圖十八 雍正十年 磁胎畫琺瑯黃菊花白地茶鍾一對 口徑1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菊花又名節華、金蕊、延年等，象徵長壽延年；另亦被視為群花中的「隱逸者」，稱其風勁籟逾遠，霜寒色更鮮，故被喻為君子，也是雍正琺瑯彩瓷中最常使用的花卉紋飾之一。

漁耕者（圖十）之外，並無以人物為主題的作品。這種現象也反映在茶器的圖繪上，例如〈綠竹長春白地茶碗〉（列三六〇之四）、〈萬壽長春白地茶碗〉（圖十七）、〈黃菊花白地茶鍾〉（圖十八）、〈蜀葵花白地茶鍾〉（圖二十）、〈玉堂富貴白地茶鍾〉（圖二十一）、〈墨竹白地茶鍾〉（圖二十二）等皆以花卉為主題，並搭配與主題相關的唐宋詩文、以及關聯的吉語鈐章，構成一幅傳統花卉圖畫，美不勝收，此或即雍正皇帝時提醒內務府造辦處人員的「內廷恭造式樣」之一。琺瑯彩瓷製作嚴謹，這些紋飾、詩文、吉語鈐章的搭配，當然也是經過雍正皇帝認可後，才可正式燒製。

其他翎毛花卉畫則有〈節節雙喜白地茶壺〉一對（圖二二）、〈時時報喜白地茶壺〉（圖二四）、〈榴開百子白地茶碗〉（圖二五）等。山水畫茶器院藏僅有〈青山水白地茶壺〉（圖二六），而青山水題材應還有茶鍾，可惜檔案記載的茶鍾現一件為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品（圖二七）；一件則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二八）



圖十五 雍正 磁胎畫琺瑯夫榮妻貴白地茶碗一對 口徑12.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統一。碗壁上繪有芙蓉花、鴛鴦棲鳥、桂花，故為「夫榮妻貴」，寓意榮華富貴。紋飾兩兩相同為雍正畫琺瑯彩瓷典型期之前作品。



圖十六 雍正款識比較 下列右為列-250、中為圖十八、左為圖二一款識。

品，其「雍正年製」楷款，與雍正九年、十年、十二年的款識比較，上下布局疏鬆，「年」字的首劃撇短，不似後者較長，又所有橫筆的起尾端多無向上挑起，或不甚清晰，明顯呈現出字形相近卻不同風格。圖十四紅料款識外圍繞藍料雙方框，作品稀少，但相同的字形與樣式亦見於同時期的銅胎畫琺瑯，在在呈現出尚未穩定成熟期前作品。尤其〈夫榮妻貴白地茶碗〉（圖十五）成對紋飾一個模

樣，兩兩相同的作風，明顯猶有康熙遺緒，與典型期「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圖十七、十八）畫風仍有區別。（註七）此外，這三件茶碗造型、以及花卉、禽鳥繪筆均嫌呆板生硬，花葉亦多無轉折翻轉，透露出試驗時期的拘謹作風。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這三件茶碗或為雍正畫琺瑯彩瓷邁向典型期之前期作品。雖然典型期的成對紋飾多為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但院藏茶器中也有一對異數者（圖十九），其紋飾布局、畫風、款識皆為典型期風格，然此對紋飾畫樣統一，是畫工的疏忽抑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亦印證了規範之外，偶有例外情況。

雍正畫琺瑯彩瓷經過不斷的試驗，在雍正八年以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院藏端凝殿除上述三件前期作品與數對沿襲康熙朝風格的〈五色西番花紅地茶碗〉外（圖八），其餘多為九年至十二之間磁胎畫琺瑯鼎盛典型期的作品。雍正畫琺瑯彩瓷器紋飾，以花卉最多，花鳥、山水次之，人物畫除點綴於山水間的高士及



圖二一 雍正十二年 磁胎畫琺瑯玉堂富貴白地茶鍾一對 口徑1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玉蘭花、海棠花合為「玉堂」；牡丹象徵富貴，皆為春天的吉祥花卉，寓意「玉堂富貴」。



圖二二 雍正十二年 磁胎畫琺瑯墨竹白地茶鍾一對 口徑1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竹（祝）、石（壽石）寓有「祝壽」之意。



圖一九 雍正 磁胎畫琺瑯節節長春綠地茶碗一對 口徑12.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統一。碗壁上繪有綠竹、壽石、月季（長春花），綠竹有節，月季長春故為「節節長春」之意。



圖二十 雍正 磁胎畫琺瑯蜀葵花白地茶碗一對 口徑12.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材相同，畫樣不統一。蜀葵花為常用的四季花卉之一，亦象徵「四時花開」的吉祥寓意。

地白梅花大碗一對（列二二八）、綠竹長春大碗一對（列二三八）、杏林春燕大碗一對（列二五一）、節節雙喜大碗一對（列二四六）、孔雀飯碗一對（列二二七，此對紋飾主紋雖為孔雀，但與其搭配的玉蘭花、海棠花、叢竹、綵帶鳥卻構成清宮的正式名稱為「玉堂祝壽」）、水墨竹子茶碗一對（圖二二）、玉蘭花茶碗一對、長春花大茶圓一對（或列三六〇之四）、淺黃蟠桃九熟茶圓一對、深黃六吋盤一對、水墨梅花六吋盤一對（列四八二）、萱花五吋碟一對、壽竹長春四吋碟一對（列四八三）、玉蘭花四吋碟一對（列四九二）、綠竹大酒圓一對（列三六〇之七）、梅花喜雀酒圓一對、蘆雁酒圓一對、墨竹酒圓一對、八哥酒圓一對（圖十二）、黑地番花大酒圓一對。

（以上二段括弧內有「列」字號者均為院藏典藏編號，也是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端凝殿藏品的代碼編號。）

以上兩則檔案所記名稱不僅與

根據雍正朝《活計檔》記載，〈黃菊花白地茶鍾〉（圖十八）、〈節節雙喜白地茶壺〉（圖二三）、〈時時報喜白地茶壺〉（圖二四）或為雍正十年所製，其他則多為雍正十一、十二年作品。這些茶器多可在《活計檔》上見其製作資料，所稱品名與《陳設檔》並無多大差別（註八），如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傳旨燒造：

於九月初八日燒造得畫法瑯白地黃菊花四寸碟一對、畫法瑯白地黃菊花三寸碟一對（列四四四）、畫法瑯白地水墨菊花三寸碟一對、畫法瑯綠地黃菊花大磁盤一對、畫法瑯白地黃菊花大磁盤一對、畫法瑯白地黃菊花飯碗（即宮碗）一對、畫法瑯白地黃菊花茶圓一對（圖十八）、畫法瑯綠地黃菊花酒圓一對。（圖十一）

另雍正十二年《活計檔》上載：「內務府總管海望呈覽奉准照樣燒法瑯的。欽此。於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做得牡丹花大碗一對（列二四七）、九蓮獻瑞大碗一對（列二四一）、天竹蠟梅大碗一對、紅



圖二五 雍正 磁胎畫琺瑯榴開百子白地茶碗一對 口徑12.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對紋飾，畫樣不統一。圖繪滿樹多籽石榴以及山雀一對，象徵「榴開百子」子孫繁榮之意。

送往景德鎮御窯廠燒製白瓷；白瓷壺燒成後再送回宮中施繪琺瑯彩燒造。《活計檔》上有一則記載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據圓明園來貼內稱閏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素宜興壺一件，奉旨：此壺把子大些，嘴子亦小，着做木樣改准交年希堯燒造。欽此。此壺的款式略蠢些、收小些，做好樣呈覽。欽此。說明照素宜興壺修改後的磁胎畫琺瑯茶壺甚得雍正皇帝喜愛，雍正十年再次命作甜白瓷壺以備燒製琺瑯茶壺：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李久明、薩木哈奉上諭：裡邊有一面花卉，一面寫字磁壺，款式甚好，爾等可降旨與乾清宮總管要來鑲做木樣呈覽，准時交年希堯照樣將填白釉磁壺燒造些送來，以備燒法瑯用。欽此。《活計檔》中涉及以素宜興壺作為各種材質的茶壺樣本不止一次，雍正皇帝十分欣賞宜興壺的素雅造型，讓年希堯照修正後的木樣燒造甜白瓷壺。年希堯時任內務府大臣兼管景德

鎮窯務，並精通曆算、幾何及西方透視學，於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著有《視學》一書，書中繪製的茶壺設計圖（圖二九），造型簡約、比例得當（註九），與本院所藏《青山水白地茶壺》（圖三十）造型彷彿，院藏此壺形制或源自於此。此外，院藏《節節雙喜茶壺》（圖三一）與《時時報喜茶壺》（圖三二）造型亦與北京故宮所藏雍正《紫砂素圓壺》造型（圖三三）基本一致，是故，雍正琺瑯彩茶壺援用素宜興壺造型非常明顯。雍正朝素宜興壺與官窯瓷器一樣，造型母本均出自內廷設計、再經皇帝修正的官造式樣，這些茶器設計經過不斷地改進，最終達到雍正皇帝的美學要求。雍正磁胎畫琺瑯大小茶圓亦與茶壺相同，也是幾經雍正皇帝的審查修正，認為以宮中舊藏的薄胎甜（填）白瓷小碗、碟、茶圓、酒圓等用作畫琺瑯最為適宜。雍正朝琺瑯彩瓷宮碗、茶碗、茶鍾、酒鍾、盤碟等基本造型大多受到明代永樂脫胎甜白瓷影響，茶鍾樣式與永樂《甜白茶鍾》（圖三四、三五）大致相同，（註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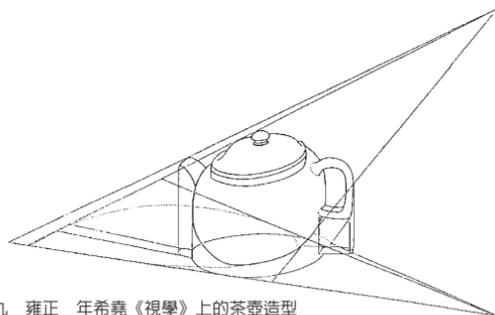


圖二三 雍正 磁胎畫琺瑯節節雙喜白地茶壺一對 通蓋高1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壺壁上繪有綠竹（有節）、喜鵲一對，喻為「節節雙喜」，另面畫裕德與鸚鵡亦寓「歲歲平安」。

乾隆三年所刻木匣大多相同，亦與民國十四年《點查故宮物品報告》相吻合。後者成作了二十四對的琺瑯彩瓷，其中半數以上均可從故宮現藏品中核對得出。簡約文雅的茶器造型 雍正朝磁胎畫琺瑯茶器明顯表現出雍正皇帝崇尚簡潔高雅的品味，茶壺造型大多取自宮中所藏素面宜興壺樣式，檔案記載造辦處人員將宜興壺持出，照樣鑲作成木樣，待皇帝核准後，交由年希堯（？～一七三九）



圖二四 雍正 磁胎畫琺瑯時時報喜白地茶壺 通蓋高1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壺壁上繪有十二隻喜鵲或停佇或飛翔於紅梅花梢間報喜，一日十二時辰，故喻為「時時報喜」的吉祥寓意。即如碗壁另面詩文所書：「靈禽送喜梅花上，一箇依時報一聲」。



圖二九 雍正 年希堯《視學》上的茶壺造型



圖三一 圖二三雍正磁胎畫瑯琊時報喜白地茶壺另面



圖三十 圖二六雍正磁胎畫瑯琊青山水白地茶壺另面 通蓋高9.8公分



圖三三 雍正 無款宜興紫砂素圓壺 高8.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二 圖二四雍正磁胎畫瑯琊節節雙喜白地茶壺另面



圖二七 雍正 磁胎畫瑯琊青山水白地茶鍾 口徑10.1公分 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二六 雍正 磁胎畫瑯琊青山水白地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壺壁主紋飾為開光內的藍料山水，故名為「青山水」寓有「青山綠水常在」、「國朝江山永固」之意。



圖二八 雍正 磁胎畫瑯琊青山水白地茶鍾 口徑10.9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朝磁胎畫瑯琊瓷器，在清宮工藝美術上獨幟一格，而茶器正是體現了雍正皇帝個人的審美觀，這些作品雖多作為觀賞之用，但無疑地也是雍正皇帝用以自豪的當代藝術品。從檔案內可以瞭解到，自造型設計到器胎都經過雍正皇帝不斷地指點改正，要求嚴格，由內到外都十分講究，正是雍正皇帝「表裡如一」的審美觀。雍正茶器造型簡練、線條優美，結合「詩書畫印」裝飾，其所表現的簡約、文雅、秀氣，大方的皇家氣息，魅力

結語

瓏的燒造幾件，比此茶圓要小些，務畫週正細緻。再將有足小酒圓亦燒造幾件。欽此。

於十月二十八日燒造得嬌黃地重黃色龍磁茶圓一對。(圖三六)

這類看似大同小異的撇口茶鍾，其實各朝均有微妙的相異處，而雍正皇帝所要求的是甜白薄胎的深邃內在美，在溫潤如玉的脫胎甜白瓷上，所畫出來的瑯琊彩瓷，其所散發出來的光華是不一樣的，件件「文雅精妙」，正確傳達了雍正皇帝的個人品味。

多為撇口、弧壁、圈足，這類茶鍾造型在元代青花茶器上已見使用，有明一代，甚至康熙朝磁胎畫瑯琊茶碗亦皆沿用相同造型，惟雍正朝特別注意胎體的厚薄以及甜白釉色。因此只要遇到滿意的造型，雍正皇帝立刻命人照樣燒造，或從宮中取出舊有脫胎甜白瓷傳作畫瑯琊。從下引雍正《活計檔》記載亦可看出其對白瓷胎地的嚴格要求：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柏唐阿、鄧八格來說怡親王諭：將造辦處庫收貯的裡外素白釉或茶圓或酒圓選薄些的拿四五件來。遵此。

雍正十年八月初九日傳旨：着向雍和宮查有脫胎填白磁小碗、碟、茶圓、酒圓拿些來畫法瑯用。欽此。

雍正十年九月初二日奏聞奉旨：爾等寄信與年希堯將脫胎小酒圓、茶圓、小碟着燒造些，不要款。欽此。

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日宮殿監副侍李英交出白地青龍茶圓一件，傳旨：著照此茶圓上龍形，畫嬌黃地重黃色龍形法



圖三八 乾隆 磁胎畫珐瑯芝蘭祝壽黃地茶碗一對 口徑1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對紋飾，畫樣不統一。碗壁上繪有靈芝、蘭蕙、壽石，故為「芝蘭祝壽」的吉祥寓意。



圖三九 乾隆 磁胎畫珐瑯白番花紅地茶碗一對 口徑12.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十 乾隆 磁胎畫珐瑯錦上添花黃地茶鐘一對 口徑10.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運托八吉祥紋，分別裝飾於一對茶鐘上，亦呈現成對紋飾，畫樣不統一規範。



圖三五 圖二雍正磁胎畫珐瑯墨竹白地茶鐘右件另面 口徑10.2公分



圖三四 永樂 甜白茶鐘 故瓷11336 口徑10.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六 雍正 磁胎畫珐瑯龍紋黃地茶鐘 口徑1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無窮，這正是雍正朝藝術令人迷醉之處。

雍正朝畫珐瑯瓷器所表達的「詩書畫印」組合以及「文雅秀氣」，正是雍正皇帝所倡導的「內廷恭造式樣」，這是在《活計檔》內一再諭令造辦處人員注意的「款式要文雅」、「款式做秀氣」、「可收秀氣些」、「胎骨要輕妙」、「胎骨具要精細」、「注意細處」、「往精細裏做」等微妙細節，雍正皇帝不厭其煩的改正，摒除市井街坊流行的「外造之氣」，



圖三七 雍正 磁胎畫珐瑯芝仙祝壽黃地茶鐘一件 口徑10.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碗壁上繪有靈芝、蘭蕙、壽石，靈芝有仙草、仙芝之稱故為「芝仙祝壽」的吉祥寓意。



旭映 金成

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PORCELAIN
WITH PAINTED ENAMELS OF YONGZHE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2012/12/1-2013/10/30
國立故宮博物院陳列室 Gallery:2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143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Tel: 02-6610-3600 Fax: 02-2882-1440
http://www.npm.gov.tw

這些特徵均表現於琺瑯彩瓷茶器及其他宮廷用器上。而雍正朝獨特的琺瑯彩瓷成就，亦讓後來的乾隆朝無法突破，乾隆早期多僅止於沿襲（圖三七、三八），因而引起乾隆皇帝的不滿，一再質疑為何乾隆六年以前燒製的瓷器，遠遜於雍正年間所燒者，自此訓示之後，乾隆磁胎畫琺瑯以及唐英所監造的磁胎洋彩，終得以脫胎換骨，以色地剔彩「錦上添花」技法（圖三九、四十）以及西洋人物、風景繪畫風格，締造出琺瑯彩瓷技藝的另一高潮。然而雍正朝畫琺瑯所擁有的那份由內而外、表裡合一的「內廷恭造之式」、「文雅秀氣」氣質卻始終是清代藝術品味上的幽蘭奇葩。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勘誤

本刊第三五七期〈乾隆皇帝與清可軒〉：頁六，第六行，乾隆十八「年」間，脫漏「年」。
頁十二，圖十三右下方說明，此面即依巖「作」壁的巖牆，脫漏「作」。
頁十三，上列第二行，（圖十三之九、圖十九），脫漏「圖」。
頁十六，圖二六之圖說，鐫刻乾隆御「題」，脫漏「題」。

註釋

1. 「明爐」名稱出現於乾隆八年唐英撰述《陶冶圖說》上的一節〈明爐暗爐〉，上記載景德鎮御窯廠用來烘燒一次以上彩瓷的小窯爐。「明爐」為小窯爐或小火爐，專燒小件器物，物件直接置其內或其上屬開放式，故曰「明爐」；「暗爐」較高三尺寬一尺七寸，燒大件器物，烘燒時爐口封泥屬封閉式窯爐，看不見物件或因此而稱「暗爐」。圖說上可見三、四種不同尺寸的窯爐，這類燒製彩瓷的窯爐始用於明代，惟清代又分工得更精細。
2. 琺瑯彩瓷在清宮均稱為「磁胎畫琺瑯」或「瓷胎畫琺瑯」，為維持清宮原品名的正確性及合理性，除非有誤，否則本文均依清宮原檔案名稱，即道光十五年立《琺瑯、玻璃、官興、磁胎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以及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故宮物品清點報告》上所載名稱，這一本清冊所載基本相同。
3. 廖寶秀，〈是——雍正朝兩朝成對的磁胎畫琺瑯〉，《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七九期。
4. 雍正磁胎畫琺瑯器皿尺寸分類參閱拙作〈從色地畫琺瑯與洋彩瓷器談文物定名問題〉，《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二二期，頁四九—五九。
5. 這類康熙、雍正朝紅地茶碗，現部分研究者包括本次特展〈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策展人認為其為景德鎮御窯廠所燒製的磁胎洋彩器，而逕自改名為「洋彩」。（施靜菲〈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袖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二〇一二年夏季）筆者認為在清宮檔案《琺瑯、玻璃、官興、磁胎陳設檔案》內此類器皿皆載為「磁胎畫琺瑯」，而且從乾隆三年開始，乾隆皇帝已為它們訂製木匣，上皆刻「磁胎畫琺瑯」名稱，在短短數年之間，生活在清宮的乾隆皇帝，是否可能已不認識前朝製成而訂錯名稱？相同品類的康熙、雍正作品本院收藏近二十對，而且多帶木匣並刻有名稱，是否有全盤皆誤的可能，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研究的問題。
6. 典型雍正畫琺瑯彩瓷款式，一般常見者為料款「雍正年製」四字仿宋楷款，及青花「大清雍正年製」六字楷款，然早期亦有「雍正御製」與「雍正年製」四字青花楷款，前者為沿襲康熙朝，後者則為雍正早期製品。
7. 院藏雍正穩定期之前作品，還有一對磁胎畫琺瑯綠竹紅梅白地鍾（列一二六〇之二四），這對紋飾兩兩相同，款識為「雍正年製」青花四字楷款。（同前註四，頁四一、圖十七）
8. 清宮《活計檔》上磁胎畫琺瑯名稱是製作當時最原始的紀錄，尚未正式核准的名稱，通常比較通俗；而《陳設檔》則是器物製作完成後的典藏名稱，經皇帝御覽親訂，名稱正式文雅。例如《活計檔》上稱的〈玉蘭花茶碗〉、〈玉蘭花四吋碟〉、〈長春花大茶圓〉，在《陳設檔》上的正式名稱則為〈玉堂富貴白地茶碗〉、〈玉堂富貴白地四吋碟〉、〈萬壽長春白地茶碗〉。
9. 王健華，〈故宮舊藏雍正宮廷紫砂器〉，《故宮文物月刊》第三〇二期，頁二四—二五。
10. 據《活計檔》所載雍正皇帝曾命使用宮中舊藏永樂脫胎甜白碗燒造瓷器，實物也曾見康熙朝磁胎畫琺瑯菱盤使用永樂甜白瓷形盤的情形。蔡和璧，〈清朝宮中琺瑯彩瓷特展〉，頁一、圖版一，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二。